

李霄凌 作品
MAIFANGFUQI

买房夫妻



千辛万苦终于当上「百万富翁」
房子却成了他们婚姻的坟墓

安家才能立业，买房成了每个出来闯世界的人的梦想。无论是豪宅公寓，还是小房蜗居，房子自古都是都市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从集体宿舍到单位分房，从租房到贷款买房，房子承载着生活、婚姻、情感、事业等方方面面的人生百态……

是房子偷走了都市白领的幸福，让他们在生活、婚姻、情感上苦闷和焦灼
一对饮食男女历经苦难买房的奋斗史
道出成千上万都市白领的心酸和困惑

都市白领表面光鲜靓丽，展现的是市井本色
过的是家长里短、麻辣婆媳的日子，暗藏意味深长的生存哲学

作家出版社

李霄凌 作品
MAIFANGFUQI

买房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买房夫妻/李霄凌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556 - 8

I. ①买…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633 号

买房夫妻

作 者: 李霄凌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特约编辑: 韩明人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李彦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540 千

印张: 31.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56 - 8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一 原来等的就是他 / 1
- 二 新婚之夜永远的痛 / 22
- 三 分房里面有猫腻 / 41
- 四 跑房伤透了女人心 / 76
- 五 苦涩的同居时代 / 106
- 六 上帝收走了他的“礼物” / 127
- 七 天使来到人间 / 150
- 八 漫漫等房路 / 208
- 九 婆媳是“冤家” / 257
- 十 无厘头的小宝宝 / 272
- 十一 姑奶奶不伺候了 / 296
- 十二 江湖不是好混的 / 311
- 十三 “白骨精”竟成了煮饭婆 / 337
- 十四 下海扑腾成营销奇才 / 365
- 十五 买房，买房啦 / 384
- 十六 夫妻生活出了大问题 / 404
- 十七 打响婚姻保卫战 / 433
- 十八 夫妻间开始了漫长的冷战 / 442
- 十九 婚姻之路走到了尽头 / 465
- 二十 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 476

原来等的就是他

兰贵成？这是个什么名字？既富贵又有功名，真够直白的啊！叫这么个名字的人，是否从里到外像块还带着土坷垃的老榆木疙瘩？就凭他这名字，居然还在东北名校东明大学自控系的硕士研究生班里坐头一把交椅，还考上了公费留德？

文红旗放下电话，心里疑疑惑惑，快快不乐。但是，电话那头大姐文南征兴奋的声音和语调，还在耳边飘着：“小六儿，兰贵成是他们班里的一号种子，你可一定认真对待啊！”

乐山市军区司令员文向天的小六丫文红旗，今天刚巧过生日，转眼都二十七了，头上戴着医学硕士学位帽，硬是找不到男朋友。她虽说参加工作后相亲数次，但连个像样的同龄男孩也没见着！别说文向天一家人着急，就连文红旗自己也觉得老天爷挺不公的！

文向天1929年当红军，干到正军职。他南下时找的北京学生兵夫人洪波一口气连着给他生了六个丫头——两年一个，从1949年底一直生到1961年底，气都没喘一口。但是，当年的洪波只能说是苦劳而没功劳，因为这六次生产都没有生出一个带把的，洪波气得哭了很多次，文向天也很是无奈。

不过，文家的六个丫头都遗传了老爸勇敢顽强和老妈聪明好学的基因。具有双重基因的文家女儿，一个个都很能给老爸、老妈争气：从上幼儿园起就都是红花小朋友，进入小学后又都是班里第一批少先队员。然后，按时代的节奏，她们又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第一批共青团员……

1969年以后，老大文南征、老二文胜利、老三文建国、老四文援朝、老五文凯旋都相继去了部队，并且都在部队解决了组织问题，家里只留下1961年底出生的小六儿文红旗，按部就班地过着从小学到高中的读书生活。

1977年高考恢复，文家打了个震惊整个乐山市省会乐都市的漂亮仗——六姐妹中竟然有三人当年一跃过了龙门，成为中国大陆拨乱反正后的第一批大

学生。

当时老大文南征、老二文胜利都已结婚有子，但因她们“文革”前即读到高一、初三，文化基础较好，以“老三届”的身份，高分考入大学。小六儿文红旗当时还是在读的高二学生，因为成绩好得惊人，被学校推荐试考大学，谁料想她一试竟然取得乐山市高考第三名的好成绩，一举考入北京。到了1979年，文家老三文建国、老四文援朝、老五文凯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补习，也进了高校大门。

文向天家成了乐山市军区大院里唯一一家子女全部考入大学的家庭，真是美名远扬。

老大文南征从小就是班里的数学尖子，她考上了以理工科教学科研质量高而闻名海内外的东北名校东明大学自控系，从秦岭以南的高山盆地多雨潮湿的乐都市一下子飞到了冰天雪地的大东北。

老二文胜利自幼喜欢文学，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留在了一年四季花红柳绿、灯红酒绿的广州。

老三文建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成为国际大都市中的一点绿。

老四文援朝考入西南师大，只有她读书在家门口，工作也在家门口。

老五文凯旋考入浙大，成为西子湖畔的一介书生。

老六文红旗考入北京医科大，成为北京新移民。

文向天出身农家，从小是个苦孩子，没有读过一天书，到了部队以后，他尽管拿出了攻山头的劲头学文化，但战事繁忙，最终也不过把语文学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再以后他年纪大了，脑子也记不住，虽说政治水平一直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提高，但文化水平再也没有往上提，他的数学水平只到解决三元一次方程式，这还是解放后军事干部轮训时，在高级步学校里学的，回来以后不用也都忘了。

文向天觉得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是个极其普通的人，称不上有天赋，党和人民之所以能给自己一些荣誉和权力，完全是因为自己生而逢时，被汹涌澎湃的中国革命洪流推着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及至后来的抗美援朝，自己在这些随时随地都会丢脑壳的战火中幸存下来了。自己没有辜负那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没有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洪波给自己生的这六个丫头，应该说都是有天资的，而且还是齐刷刷的好天资——读大学，要在过去，那就是考上了秀才啊！文家一下子考上了六

个女秀才，真是光宗耀祖啊！再说了，七十年代末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情，可这六个丫头是一个不落，全都从独木桥上挤过去了！硬是好得很啊！

老头儿一想起此事心里就美滋滋的，他一再感谢自己的夫人：“洪波呀，当年娶你，我真是天灵盖上长了眼——看对了！你生的虽是清一色的女娃娃，可硬一个个都是状元苗苗！你看看，我文家现在满堂红，洪波你有大功噢！”

在部队大院里，一个家庭里没有男丁是会被人说闲话的。军区大院是荟萃优秀军人的地方，试想，如果国家有难，你家竟然没有青壮年男丁从军入伍，这还能算是军人之家吗？花木兰的故事又不是家家都可以演绎的。所以，作为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的洪波，几十年来都因为没有儿子自己和自己生闷气。

幸亏老天有眼！1977年以后中国大陆恢复的高考制度，让她把郁闷心中的怨气全撒了出来——六名大学生的母亲，那是多大的人生骄傲！她从此在大院里昂首阔步，满脸豪气。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洪波的压力又来了：文家四个未婚的女大学生找对象——这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心理负担。

最先解决的是老三文建国，她找的是同班同学，对方是地方干部子弟，挺不错的，两人毕业后都留校任教。

老四文援朝找对象颇费周折，先找的是本班一位同学，没有成，又找了一个外系的同学。谁知那个男的脚步踩两只船，拖拖拉拉直到毕业。因为文援朝毕业后可以留在蜀中名城乐都工作，而对方要和那位女友好就得回远在大山沟里的原籍，男友这才快刀斩乱麻，和文援朝确定了关系。和乐都市委组织部关系极好的洪波，把老四文援朝和女婿吴济生两口子的的工作都安排在了市府。

老五文凯旋比较幸运，一进校门班里就有一个当地干部子弟追她，而且追得很紧，两人毕业后就在杭州工作。

文家的六姐妹，现在只剩下老两口的宝贝蛋文红旗没有着落。

文红旗在大学里没有恋爱史，是因她有一段早恋史——从小就和大院作训部长王青山的儿子王文平好。王文平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身段柔软，性情温柔，多愁善感，是乐都军区大院孩子群里有名的“贾宝玉”。偏

这位贾宝玉真就和《红楼梦》里的那位宝玉一样，不属懂得“仕途经济”，大脑里树雄心立壮志这根弦不怎么强健，看起来学习挺努力，但天分不足，一直是个中等生。他和文红旗十分有缘，上幼儿园时两人就好得分不开，一出来散步总是他俩手拉手，一自由活动，又是他俩一起“过家家”。上学以后，两人在部队子弟学校一直同桌，王文平十年如一日，负责给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校团委副书记文红旗领作业本、包书皮、整理课桌抽屉、收拾书包……除了任劳任怨为文红旗打理内务以外，生性懦弱的王文平还能洗耳恭听文红旗滔滔不绝的说教，对文红旗所有的决定都坚决执行。王文平和文红旗，两人一柔一刚，性格互补，情投意合。

不幸的是，文红旗在高二就考入大学，而王文平在读完高三才备考。高考时，原本就底气不足的王文平恰巧患了胸膜炎，他干脆躲开了那残酷的竞争，根本没进考场。文红旗一再给他打气，要他补习后再考，开始两人感情一直维持得不错。谁知王文平补习一年后参加高考落榜了，总分差二十几分，这给了他很大打击。此时文红旗已经是大三的学生，她依然热情鼓励王文平，每周一封信给他，信里又是鼓励又是安慰，孰料王文平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他又补习了一年，但高考成绩更糟，总分竟然比录取分数线差三十多分！他信心全失，决意不再参加高考，而在文红旗考研究生那年考了电大。

文红旗一路顺利，从北医大毕业后，直接考到了本学院一位名师麾下读硕，而失意的王文平则在电大毕业后，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娶了乐都友谊商场的一个女售货员，撤下文红旗成家了。

王文平的婚讯击倒了文红旗！从小到大，王文平这个温柔美男，弥补了在女儿国之家里长大的文红旗的某种情感需求，也一直是她的情感支柱。

在大学五年、读研三年这八年中，文红旗心里都只有王文平一个人。王文平结婚的时候，文红旗二十六岁，刚刚拿到硕士学位，到北京东郊的著名大医院——长征医院工作。

二十六岁的文红旗不得不考虑重找对象。远在乐都的母亲常常倚窗叹息：小六儿多好的条件，硬是被王文平给耽误了！现时要找个对象好难呀！看眼下，在整个青年群体中，跨入大学门槛的人数少之又少，小六儿一门心思想着王文平，在学校里没有谈爱情，待出了校门再看，条件合适的男单身真如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似乎一个不剩！

洪波是个神通广大的人，她托遍北京的亲戚和同学给六丫头找对象，文红旗也勉强见了几位，但倒了胃口——这都什么人呀？这种条件也配浪费我文红旗的时间？

洪波在乐都，她一切的关系也都在乐都，文红旗在北京工作，神通广大的母亲有劲使不上！

在文红旗回来探家的时候，洪波曾经让她见了一个搞国防工程的部队大学生，谁知文红旗为这次见面哭了一鼻子——和王文平好了很多年，文红旗的眼睛已经只适应身材高大的男子，而这个人太袖珍了！就算是个大学生又怎样？这人简直是基因有问题，整个一个小白鼠！洪波知道，已经结婚生子的王文平还占据着女儿的心。她介绍的这个部队大学生是学核武器的，待遇条件相当不错，只是人没有王文平那么帅，生得过于小巧了一些，这就值得痛哭一场吗？唉，这个小六儿，太痴情了！

转眼一年过去，文红旗在长征医院的实习期结束，到了医院基础部的病理毒理研究室当助理研究员。就在这时候，在这个周末的下午，文红旗在宿舍走廊的公用电话机上，接到了大姐文南征的电话。

文南征毕业后在东明大学留校当了讲师，她为了小妹文红旗，整天像过筛子一样，在系里的研究生班里筛，这个叫兰贵成的研究生，就是在快毕业的时候被她筛到的。

文南征老师在系里算知名青年教师，课讲得好，板书漂亮，科研能力强，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她人长得特别漂亮，天生好嗓子，大方活泼，作风正派，系里的莘莘学子们，都爱围在文老师周围，兰贵成自然也不例外。

文南征很快找了个机会，把即将毕业工作的兰贵成约到校外，单刀直入，问了他的婚姻之事。

真是老天有眼！兰贵成还没有女朋友。而且，在东明大学读硕期间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文南征十分诚恳地对兰贵成说了自己小妹文红旗的情况，给两人牵线。

有文老师出面做媒，兰贵成肯定得给面子。再一听文老师说的是自家小妹，又在北京著名大医院工作，还是医学硕士，兰贵成当时就乐了。北京钢铁自动化研究院来校招聘看中了他，双方已经正式签订用人合同，自己已经铁定进北京了！文老师是多优秀的人！听说她姐妹六人，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而且都是大学生，还多才多艺，这么稳定的高智商基因家族，还是很少见的。更何况，她们的父亲还是我军高级将领，家教肯定错不了，一般小姐们的骄娇二气在她们身上会很少出现……

文南征再细问，知道兰贵成竟然比文红旗小两岁——兰贵成是比文红旗晚两届的高中生，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晚两年。兰贵成也因文红旗的年龄大

踌躇了一瞬，但他还是答应到单位报到后就和文红旗见个面，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东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男生多女生少，自控系研究生班三十人，女生只有三个，一个个都戴镜片像瓶子底那么厚的眼镜不说，还全都陷在男研究生的重重包围之中，他兰贵成根本挤不上去，他也没有兴趣往里挤。

呵呵，这回好了，文老师的小妹专业多好——白衣天使呢！人家学历不低，长得肯定也差不了，至于年龄大一些嘛，具体事情具体处理吧……

十一这天，北京西郊公主坟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广场上，人头攒动。文红旗手握一张卷成纸筒的《健康报》，站在喷泉池边，等着兰贵成。她有些羞涩，低着头，但眼睛不停地在来来去去匆匆的人流中扫来扫去。

“请问，你是文红旗医生吗？”她的脚边突然出现了一双男式黑色皮鞋。文红旗一抬头，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含笑看着自己。

“您，您找我？您是……”文红旗抬起头，顺势把额前的一绺刘海向后轻轻一捋，一甩已经略长的短发，惊讶地发问。

“我是钢铁自动化院的兰贵成。”黑皮鞋属于男生中的小嗓，文红旗对这种嗓音的男生很熟悉：喜欢运动，运动量过大，经常被迫张口大幅度换气，声带让气流给呛得老发炎，最后嘶哑了。

文红旗大吃一惊，这个人就叫兰贵成吗？怎么外形、气质都和他土老帽的名字不符呢？眼前这个兰贵成，身高约有一米七八，肩宽胸阔，四肢颀长，体形健美匀称。一头浓密乌发闪闪发亮，还带着自来卷，皮肤又细又润，鼻高唇方的国字形大脸上，那双眼睛正笑吟吟地盯着自己。这双眼睛可真美啊！又大又黑又亮，眸子里闪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光芒。文红旗的心一下子被软化了！

兰贵成的外表，绝对可以和“贾宝玉”王文平一拼！而且要胜出！王文平的漂亮过于娇柔，处于半男半女之间，而这个兰贵成则是既英俊又儒雅，真正的男子汉，而且是硬汉一个！高学历的学子当中，有兰贵成这外形气质的还真少见！

文红旗的心在激动着，兰贵成也十分惊喜。

文红旗果然是文南征的亲妹妹，小妹和大姐长得很像。但文南征毕竟是快要四十岁的人，再加身材偏瘦，已经像熟得快要过期的黄瓜，有些发皱；而眼前二十七岁的文红旗，个头比姐姐略高，身段比姐姐丰满窈窕，头发比姐姐要厚实，那一张椭圆形的脸上，皮肤饱满得能掐出水来，真像刚摘下来的七分熟的红彤彤的大苹果！和文南征一样，文红旗也是长长的柳叶眉，但

眉梢上挑，一双闪亮的大杏眼，翘着鼻头的高鼻梁，红润饱满的双唇，天生像是描着唇线，说话的时候，双颊上一对大酒窝上下翻飞。两姐妹不同的是，文红旗的目光里闪烁着顽皮的聪慧，而文南征的目光里是智慧的沉静。

刚一听到兰贵成的名字，文红旗原本想象，他和自己在北医读研时的师弟姜蛟龙一样，是个从深山沟里读出来的硕士，浑身都带着山里黄土和石头的味道，淳朴得像该收割的高粱。未承想，这位兰贵成先生竟是这般英俊倜傥，现代气息十足！他穿着一身浅色名牌休闲装，黑色休闲皮鞋也擦得锃亮，高而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最新潮的无框眼镜。

唉，早知对方是这样一个新潮时尚男子，自己该打扮一下再来才好！文红旗低头看看自己的一身装束，有点惊慌。下身一条洗得发白的半旧绿军裤，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又肥又大，上身一件部队里发的女兵白布的衬衫，也是肥大得没个型，脚踩一双七十年代部队里发的黑色布面胶底女兵便鞋。而且，自己的发型也没有整理，就是普通的短发，没有削也没有烫，这个样子来见面，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文红旗有点后悔，自己太轻视兰贵成了，以为今天这事也不过是敷衍一下，所以根本没有修饰就出了门。

文红旗正想着，兰贵成发问了：“文医生，你没有当过兵吧？”

文红旗说：“没有。”

兰贵成说：“根据你的年龄和学历，我分析你也没有当兵的机会。不过看你的穿着，怎么像个刚复转的女军人似的。”

文红旗说：“也说不上吧，我从小都是穿我姐姐的衣服，她们五个都当过兵，我妈也是兵，发的衣服穿不了！”

兰贵成说：“所以你就替她们穿？”

文红旗满怀歉意地说：“小兰，我这个人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大大咧咧的，不讲究穿着。不过，我要穿戴起来，也挺女人的。”

兰贵成说：“文医生，你习惯穿什么就穿什么好了。我这人看女士，不注重外表的穿戴，只看内里。”

文红旗说：“小兰，我觉得你在男孩子们属于比较讲究的那一类人。你看你这一身，衣服是名牌的，鞋子也是名牌的，眼镜款式也很时尚……你属于时尚新潮的流派。”

兰贵成说：“这……我的同学们也经常这么说，可能是天生的吧。怎么，你不喜欢？”

文红旗赶紧说：“哪里！你这样的要在部队里，就属于军容风纪一流的兵，准受表扬！我们家里虽说清一色六个女孩，可我老爸像带大兵一样带我们，整个家庭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我们从小到大都穿绿军装，很少穿花衣服。直到现在，我还能在一分钟之内穿好内外衣服，五分钟就吃完一顿饭！”

兰贵成很惊讶：“文医生，你家真特别！不过，受过这样的训练也好，将来你要到了谁家，肯定是个特别利索能干的主妇！”

文红旗的脸一下子红了。

“红旗，你吃早饭了吗？”兰贵成突然改了称呼。

“吃了，我星期天也准时起床，在单位食堂吃的。小兰，你吃了吗？”文红旗知道兰贵成比自己年龄小，所以称他小兰。

“我星期天起得晚，食堂已经开过饭了。不过刚才我在街边的早餐馆里喝了一碗甜豆浆，吃了俩油饼。”兰贵成好像乐得当个弟弟。

两人绕着音乐喷泉漫步。文红旗没想到兰贵成竟然带了一架120的照相机，他很老到地摆弄着，给文红旗以音乐喷泉为背景照了几张相。

想不到这个带土的榆木疙瘩还挺浪漫的！可是他为什么会叫这么土的名字呢？文红旗正想着，兰贵成发话了：“红旗，以后你不要称呼我小兰，就直接叫我的名字贵成吧！”

“嗯，行吧。”文红旗答应着，她喜欢兰贵成，不想拧着他说话。但叫出“贵成”两字，还是很别扭的。咳，“成”这个字还可以，“贵”这个字就太难听了！要那么富贵干吗？

有什么办法，也许以后就得和这位贵成先生近距离天天打交道了，口里天天贵成、贵成地喊着，和一进门就看见“招财进宝”的烫金对联门楣一样异曲同工。

不管怎么说，开局还是不错的！

文红旗试着切入正题：“小兰，我把我的家庭情况跟你谈谈吧！我是……”

文红旗刚说了一句，兰贵成就笑嘻嘻地接上了：“你是江西兴国人，你的老父亲是1929年入伍的红军战士，经历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战时是一二九师的，解放战争中是二野的，后来又去了朝鲜前线，离休前老爷子是乐山省军区司令员……”

文红旗忍不住笑了：“小兰，敢情你已经把我家里情况摸得门儿清了啊！你是从哪里搞来的情报？这么准确！”

兰贵成得意地说：“文南征老师的家庭，在我们东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还知道，你妈妈是北京人，南下学生工作团的……”

文红旗说：“行了，我的家庭情况你都了解，可你的家庭情况我还一点不知晓呢！这不公平吧？”

兰贵成说：“好，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你可不要用你家作参照啊！我是山西洪洞县人，我父亲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1946年参加了工作……”

文红旗忙插话：“1946年的高中毕业生？是在我方政府部门参加工作吗？”

兰贵成说：“当然！山西在抗战时是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根本就没进来。我爸爸当然是在我方政府部门参加工作……红旗，这些红色历史你应该是门儿清的呀！我说，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搞政审？”

文红旗避重就轻，羡慕地说：“你爸在1946年就是高中毕业生啊？那你们家是书香门第了？”

兰贵成目光一暗：“书香门第说不上，不过我老爷爷是秀才，家里也有钱，所以我父亲能到太原读书……咱们不说解放前的事，就说解放后的事。我父亲一直在政府某部门工作，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没有入党，所以也没当官，就是个主任科员。”

文红旗听了心想：1946年参加工作，而且还是高中文化，怎么会入不了党也没有行政职务呢？

她正想着，兰贵成又说：“我母亲能力挺强的，1952年参加工作。她在家乡时是全县最年轻的村妇救会主任，十八岁就入了党，现在我们那里一个国有大企业的党总支书记呢！”

文红旗问：“那你们家现在究竟在哪？山西省洪洞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兰贵成说：“我父母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离开他们的老家，现都在中原名城风扬市工作。我父亲在当地国税局，我妈妈早先也是风扬国税局干部，她和我爸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但1958年风扬建成一个很大的纺织厂，需要妇女干部，我妈就到纺织厂去工作，在细纱车间担任党总支书记……”

文红旗很高兴：原来，兰贵成也出身于革命家庭啊！而且，最令人高兴的是，他名字虽叫贵成，但和自己的北医同桌姜蛟龙不一样，家不在大山沟里，父母都不是农户，两家将来接触起来，共同语言还是有的。

兰贵成说，父母共生有四个子女，他是老二，也是兰家的独生儿子。

文红旗明白了：怪不得兰贵成挺飒的，又穿名牌服装又玩相机，一点也不土老帽，原来他是中原名城里中层干部家里的大公子，和王文平的家庭出身也差不到哪里去。不过，人家虽是独子却懂得奋斗，他的学历、专业，王文平可是比不了的！

文红旗感觉老天爷还是青睐于她的，走了温柔可人但没有仕途经济的王文平，又给她送来一个前程远大外形特佳的好女婿！

然而，文红旗不知道，兰贵成比她的心眼多，对她隐瞒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兰家有家族遗传性高度近视、弱视、散光，兰贵成的姐姐小学二年级就不得不戴上眼镜，兰贵成本人是高考复习时戴的眼镜，到硕士研究生毕业，七年的时间里，他近视的度数从三百度跃升到八百度！八百度的近视眼，许多事都受限。但是，他那在文红旗眼中美妙无比的眼神，竟是高度近视眼的瞳孔又被镜片罩住的原因！

北京秋日的艳阳分外明丽，映照人们的好心情。

两人边走边聊，从公主坟一直遛到了王府井。兰贵成在一个门面很大的饺子馆门口停下了，招呼文红旗：“红旗，饿了吧，咱进门吃饺子！”

两人进了饺子馆，一楼的厅堂里乱哄哄的，几十张桌子都满满当当，人声嘈杂，热气烘烘，一看就是国营的。兰贵成带着文红旗转悠了好一会儿，逼走了两个只吃到八成饱的客人，腾出两个空座位，赶紧让文红旗坐下，自己也坐到了对面。

文红旗看出兰贵成个性很强，遇事要说了算，便乐得随他去。又见他如此耐心地等座位、逼人，便心想：兰贵成宁愿费这么大劲在一楼挤座位，也不愿上二楼雅间，想来是不想交那百分之十的服务费。兰贵成的衣服、鞋、眼镜、相机都是名牌，价格不菲，这些钱他都舍得花，但上二楼进雅间这点小钱却不愿意花，看来他很实际，花了钱就要见到东西，而服务费仅是一种享受，不是什么东西。咳，多花百分之十的钱，买一个舒适空间，也挺划算的呀！

服务员拿着单子来了，兰贵成很绅士地先问文红旗吃什么，文红旗说随便。于是兰贵成点了半斤猪肉白菜水饺，半斤猪肉大葱水饺。

服务员走了，文红旗知道兰贵成的请客内容就这么多了。于是，她连忙站起来去冷盘部。一看，冷盘很单调，就是猪头肉、猪耳朵和猪杂碎。她各买了一盘，用两手端着两盘，将第三盘夹在两掌之间，技艺高超地回来了。走到餐桌前，她把三个盘子都稳稳放到了兰贵成面前的桌子上。

真是凑巧！兰贵成最喜欢吃卤猪头和卤猪下水，不肥不腻，下酒正好！

他见状大喜，心里说，文红旗怎会知道我喜好这一口呢？莫非缘分真是天注定吗？他抬头笑着看了一眼文红旗，文红旗的心底再次被他那摄人心魄的美妙眼神所激荡。

文红旗还软在兰贵成的目光里，兰贵成却站了起来，买啤酒去了。

饺子还没有上来，兰贵成倒了两杯啤酒，推给文红旗一杯，然后他就着猪头肉和猪下水，一口酒、一口肉地吃喝起来。看他喝酒吃肉时的满足样子，文红旗更觉得他憨态可掬，只是有些对不住那一身名牌休闲服和无框新潮眼镜的斯文。

兰贵成一面吃喝，一面不停地催文红旗：“红旗，你喝点啤酒，解渴呢！冷盘你也尝尝，挺香的！这个饭馆我来过一次，相当不错！”

文红旗说：“贵成，你吃吧！我滴酒不沾，包括啤酒！我也从来不吃猪头肉。”

兰贵成很惊讶：“很难想象，整天穿一条大军裤的兵营里长大的女孩，能滴酒不沾，还不吃猪头肉！够斯文的。”

文红旗调侃说：“你是外表看着斯文，一上桌就成了花和尚；我外表像个土大兵，内里却是淑女一个呢！”

好不容易饺子端上来了，大锅煮出来的饺子，皮儿已经发黏，里面的馅儿却还是生的，一看就是煮饺子时下得太多，锅里的水相对太少造成的。

文红旗的母亲是北京人，平日里爱吃水饺，把老伴和六个女儿都训练成了吃水饺专业户。所以文红旗对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都很在行。看见这两大盘黏糊糊的水饺，她忙把饺子一个一个都拨了一遍，以免粘住。兰贵成啤酒喝得正兴起，一时顾不上吃饺子，她也就不管，自己慢慢吃了二十个猪肉白菜水饺，饱饱的了。

兰贵成看到文红旗在餐桌上的表现，满意至极：行！还挺家常的，是个能过日子的女人！他喝了一瓶啤酒，吃了四十来个饺子，也饱了。文红旗把剩余水饺、冷盘打包，打道回府。

文红旗的单位在东三环外的东井坊，而兰贵成的单位在丰台南极地，两人不是一路，只能在美术馆分手。

文红旗在北京有一个很铁的女友、发小——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胡长乐的独生女儿胡晓欢。她从乐山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一举考取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硕士研究生，也到了北京。

胡晓欢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在北京市淮海自动化研究院工作，此时她已结婚了。不知怎么了，她不像文红旗那样眼高，非博士、硕士不嫁，她是个很讲实际的人，堂堂清华的硕士，竟嫁了一个在本单位科研处做科研管理的工农兵学员，该人名叫方晨。方晨本人虽不属于特有仕途的一类男人，但绝对是个很实惠的男人。父亲是某军事院校的副院长，离休后住在北京西郊的某部队大院里，正军职的住房，六室二厅二百余平方米。方晨是独子，当然带着媳妇随父母同住。所以，胡晓欢在北京的住房条件是一流的，地段好，交通方便，房子面积大，宽敞舒适。而且，她吃用都在婆家不用交钱，小两口的钱全自己攒着，日子过得很滋润。

文红旗并不羡慕胡晓欢的婚姻——要是她，说什么也不会嫁一个工农兵学员。她自己在同龄女子中算是很奋斗很成功的，但夫贵妻荣的意识还是很强，这与母亲从小到大灌输给女儿们的人生观、婚恋观有密切关系。胡晓欢是乐都军区大院孩子群里的思想家和预言家，文红旗遇事就喜欢听听她的意见，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王文平结婚以后，胡晓欢就说：“红旗你再找对象很难了，因为‘贾宝玉’是千古一人，没有第二个，他误娶了宝钗，林黛玉就只剩焚稿断痴情一条路。红旗你要么放弃王文平那样的人选，要么就终身不嫁。”

文红旗毕业以后的相亲之路困难重重，全让胡晓欢给说着了。

可是，这个兰贵成真乃天降的宝贝也！必须和胡晓欢讨论一下！

见了兰贵成的当晚，文红旗就在长征医院集体宿舍的管理室里，用公用电话拨打胡晓欢婆家的军线电话。军线是免费的，胡晓欢的熟人朋友又多，电话总是占线。文红旗顽强地拨了十几分钟，才终于通上了话。

“晓欢，今天见的这个还行！不，是特好！”文红旗迫不及待地汇报。

“就是南征大姐给你找的那个兰贵成吗？东明大学自控系的硕士？”对文红旗恋爱细节了如指掌的胡晓欢，胸有成竹。

“哎呀，不是他还有谁！真没想到，这个兰贵成竟然是个硕士美男！长得比王文平还要帅！身高一米七八左右，风度气质也很飒！晓欢，你不知道这个兰贵成长了一双多美的眼睛，又大又亮又有神采，一看人就笑吟吟的，摄人心魄！”文红旗兴奋极了。

“天哪，你碰上了一件非一般规律能左右的事情！”胡晓欢在电话那头大惊小怪。

“怎么说？”文红旗赶紧追问。

“美男和美女一样，一般在青春的大好年华都会受到来自外界的诸多骚扰，情迷意乱，无法专心啃书本！你回忆一下，咱们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同学中美男、美女都很少吧？要是你周围真有像王文平那样的美男同学，你也不会险些成为剩女！”胡晓欢卖着关子。

“哎，晓欢，你的话是真理一条！”文红旗很是钦佩。

“美男们能考上大学的很少，比如你那位‘贾宝玉’王文平就考不上！因为他是美男呀，美和温柔就是他的人生资本，他没有仕途也不愁娶不上媳妇、过不上好日子，所以他也就不为文凭拼搏了！而这个兰贵成铁定是个十足的中国士子，他的人生观是读书报国，人生要大干一番事业。而且他意志十分顽强，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还考上了名校名系的研究生！自动控制是多好的专业！”

“我大姐说，兰贵成是个童男子，根本没有谈过恋爱、碰过女人呢！”文红旗进一步炫耀着。

“红旗，这我可要提醒你！你这位硕士美男没有深入亲近过女色是可能的，但说他没谈过恋爱可不一定对！要我看，他在肉体上可能是个童男，在感情上却未必是个童男！”胡晓欢的哲学家劲头上来了。

“这又怎么讲？”文红旗惊诧。

“红旗你想想，他可是个美男啊！你文红旗如此睿智的人，都会为一个王文平放弃大学校园里的恋爱，说到底，王文平让你动心不就因他是个温柔美男吗？而兰贵成不但是美男还是硕士，你敢保证就没有几个周红旗、孙红旗为他所倾倒吗？”胡晓欢教育着。

“我大姐说，东明大学自控系根本没有女生，总不至于男生去追兰贵成吧？”文红旗说。

“那你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不信他兰贵成长这么大，从来没对一个女性有过好感！就算他和异性没有好的机会，同性对他好的机会总有吧？他从进大学到硕士毕业，怎么也住了七八年的男生集体宿舍吧？男生他可接触了不少！男人对他好也是一种情感！兰贵成绝对是有情感经历的！”胡晓欢说。

“哎呀晓欢！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警惕兰贵成是个同性恋？”文红旗急了。

“不是，红旗，你说你急什么？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兰贵成当成一个有过情感经历的人来对待，要揣摩他喜欢、适应什么样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样你才能把握住他！他可是硕士美男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胡晓欢说。

文红旗这才松了口气。她暗自庆幸自己有胡晓欢这位思想家、哲学家做